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五十八
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四十一

元文類卷五十八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中書丞相史公神道碑

王 磐

房杜受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鍾鼎之勲而弗踐秉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歟丞相史公弱冠從

軍年未三十已為大將自太祖太宗睿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逮今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柄即從容閒暇不動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內立省部以杜絕政出多門斜封墨勅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郡縣官吏世襲專權之弊給百官俸祿使在官者有以自贍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為徇情枉法之私又奏罷諸色占役五十餘萬戶均其

賦稅以蘇民力天下欣然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
兼備而才德兩全者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永清人
曾大父成珪隱德不耀父秉直是為尚書府君生二子
伯曰天倪仲曰天安公其季也金大安癸酉歲國兵南
下尚書府君率鄉里老幼數千詣太師國王穆呼哩軍
門降明年從國王攻北京下之王以國人烏葉爾為都
元帥府君為刑部尚書鎮守其地後五年武仙以真定
降王又以天倪為河北西路都元帥仙副之駐真定公

年寢長身長八尺善騎射拳勇過人署帳前軍總領乙酉歲春都帥命公護送太夫人還北京仍命過燕都市繒幣為北覲需既行武仙以真定叛都元帥被害帥府經歷王縉追公及燕公聞變即與縉議縉曰變起倉卒帥府軍無主散出多在近郊公能迴轡南行即不招自至公慨然曰兄弟之讎不共國假使無成義亦當往況有可成之道乎即出所費市幣之金買兵仗甲冑載之南行行至滿城已得兵士千餘戰馬七百遣監軍李伯

祐詣國王行帳言狀且乞濟師王命公紹其兄職仍以
哈喇岱將兵三千為助遂破走武仙復取真定後數月
武仙又潛遣壯士入城匿大歷寺夜斬關為內應仙入
據城公倉卒率軍士數十人夜踰城東出步走橐城會
諸城軍與哈喇岱合軍攻仙走之哈喇岱怒民之從賊
也驅萬餘人將殺之公曰此皆吾民不幸為賊驅脇何
罪而殺之不聽公力爭甚久竟得全活公乃繕城隍立
樓櫓為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卹困窮披荆棘拾瓦

礫官府民居日益完葺歲荒食艱損甘攻苦與衆共之
由是數年之間民生完實而兵力富强勝於他郡太宗
即位公北覲朝廷方議選三萬戶分統漢兵公適至上
素聞公名遂以真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五路授公為
萬戶壬辰歲太宗由白波渡河疾趨陽翟與睿宗相會
破哈達軍于三峯山命公略汴京以東諸城公遂下太
康柘縣瓦岡睢州復與大軍會軍至歸德衛州達魯噶
齊薩濟斯欲以其軍薄城而營公曰此豈駐兵之地乎

彼若來犯難為備矣不聽會公以事之汴北還薩濟斯
全軍皆沒戊午歲秋憲宗南征明年駐釣魚山秋夏之
交軍士多疾疫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率戰艦千餘艘
由嘉陵江來上命它帥拒戰不能却詔公往公命蒙古
軍分為兩翼夾江注射公率水軍順流縱擊大破之奪
船數百艘追至重慶府乃還中統元年今上登極首召
公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公奏疏以對上嘉納之命公往
鄂渚撤江上軍既回以公為河南等路宣撫使是歲秋

上北征又詔公兼江淮經略使二年春上北征還以公
為中書右丞相秋九月從上北征冬十一月與阿爾布
格會戰錫默圖上命丞相錫津指麾右軍公指麾左軍
戰大捷額里布格遁去三年春李璫陰結宋人以益都
叛率軍據濟南上命諸王哈必齊總諸道兵討之璫兇
勢甚張上繼命公往公受命之日不至其家輕騎奔走
至則亟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凡四
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璫斬軍門誅同惡數十人

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重如此入見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于己者至元改元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子燕王領中書省兼樞密使以公為左丞相兼樞密副使六年上將有事於襄陽詔公與駙馬呼喇珠往賜白金百笏楮幣萬緡公至則占要害地築三小堡屯軍使彼

內不能出外不得援蓄銳而守兵食有餘七年公以疾
還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右丞相
安圖諭公曰中書省尚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
有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必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
以襄陽內附聖天子慨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
十一年秋以公與右丞相巴延領荆湖路行臺總大軍
自襄陽水陸竝進將由鄂渚渡江行至郢州公病不能
進還襄陽上聞亟遣近侍賫蒲萄酒賜公且諭之曰卿

自吾父祖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勤勞者多矣勿
以小疾暫阻行意便為憂惱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公歸
至真定上又遣其子杠與太醫馳往診視仍賜藥物公
餌畢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
毋殺虜是日薨春秋七十有四實至元十二年二月
七日訃聞上震悼遣近臣致奠賻白金二千五百兩贈
太尉下太常考行謚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府城西原
明年春二月有旨命臣磐製墓誌碑文臣嘗論士君子

抱負才智出逢昌運君臣遇合取富貴功名以自振耀
非難事也唯夫仁慈惠愛不吝不驕有以服人心于富
貴功名之外者是可重也公以元勲碩德位兼將相為
邦家之柱石為宗社之著龜望重四朝恩隆百辟其容
貌循循和易未嘗有一毫驕矜之色見于顏間視富貴
功名斂然退避若將有浼于己者此其蘊藉豈尋常淺
狹之量所能窺測哉初武仙之變公之兄都元帥被害
朝廷以公紹其職後都帥之子稍長公奏言于朝曰臣

遭家禍權領兄職以復讐耻為姪尚幼久不敢言今姪年
已長願得歸之上曰但聞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卿之此
舉甚可嘉尚然朕自有官償之卿何可辭即日詔以公
姪為真定路總管後數年公又乞致仕上問其故公曰
臣無大功報國今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久叨
奇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寵榮過分必致咎殃臣敢昧死
固請上曰卿奕世忠勤有功于國一門三職何足為嫌
不允國朝之制州府司縣各置監臨官謂之達魯噶齊

州官往往不能相下公獨一切莫與之較由是惟真定一路事不乖戾而民以寧李璫變後議者以諸侯權重為言公言于朝曰兵民之權不可并在一門家有一人居官其餘宜悉罷遣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即日皆辭職而退憲宗朝公為河南經畧使朝廷遣阿拉克岱爾勾較諸路財賦出入虧盈阿拉克岱爾性苛刻乘勢橫暴擅作威福官吏悉遭凌辱以公舊德獨見寬假公進曰經畧使司我實主之是非功罪皆當問我今罪

及諸人而不問我豈能自安乎由是餘人蒙賴得釋者甚衆兵火之餘民間生理貧弱往往從西北賈人借貸周歲輒出倍息謂之羊羔利稍積數年則鬻妻賣子不能盡償公奏乞令民間負債出息至倍則止上從之遂為定法初公至歸德遇蒙古官驅俘數十人出城將殺之內一俘氣貌異常公問汝為何人曰我金近侍局官也曰汝識李正臣乎曰我即是也公出橐中金贖之遣騎送歸真定軍回署萬戶侯留叅謀幕府務無大小一

以委之又嘗有河南流寓人王顯之來謁公一見問其姓名即留置門下署萬戶叅議行軍事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兩人信任之專雖父兄子弟莫之敢問由是真定治效高視他郡四方諸侯取之為法者兩人之力為多公平生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即取讀之有不解則以問人必解而後已雖公務遠適亦恒以數冊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氏李氏納哈氏穆延氏皆先公卒子

男八人曰格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平章政事曰樟
真定順天兩路新軍萬戶曰棣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
曰杠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曰杞嘉議大夫淮
東道肅政廉訪使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
訓大夫南陽府同知曰彬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女七人
皆適名族男孫十六女孫十三銘曰

維開府公沈毅龐鴻超然異稟間氣所鍾累朝尚武公
在戎旅把握韜鈴指麾貔虎一旦崇文正笏垂紳從容

廊廟百度維新省部既立事權歸一監司出臨專權自
息祿足代耕吏保公清苞苴不行獄無歎傾謨協宸意
事合羣情黔黎呼舞思見太平太平非難既立其址譬
如為山要有終始役指駢羅覆簣孔多積之歲月寧不
嵯峨公屬橐籥十嘗八九其在鈞衡暫而非久暫而非
久又復不專同堂合議嗜好倚偏公性順恭允叶天聰
紀綱卒立天子之功波濤險巇舟楫是從風雨震驚夏
屋併懷世治時清尚可無公險巇震驚非公孰寧忠義

肝腸中令汾陽小心慎兢相國玄齡公今云亡孰佐時
康宸衷簡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柏生光有不知者
視此銘章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李謙

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
士大夫雲合輻輳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列臺
閣分任岳牧蔚為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愛君憂
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若時政之臧否生民

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公諱文謙字仲謙姓張氏世為邢州沙河人曾祖珪祖宇皆潛德不仕考英邢州軍資庫使曾祖妣秦氏祖妣常氏妣劉氏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秉忠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為僧先侍世祖于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占對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賤奏日見信任邢初分隸勲臣一千戶為食邑

歲遣人更迭監牧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
驛傳衝要徵需百出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愬王府公與
太保實為先容合辭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為
甚掾焚拯溺宜不可緩蓋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
諸侯取法于我則天下均受賜矣世祖從之命近臣托
克烏托故劉尚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為治黜
出貪暴剷除宿弊不期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于是世
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自公發之辛亥憲宗皇帝踐

祚世祖以太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賜俞允公暨太保數
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為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
駕所臨若大理若漢鄂公皆扈行世祖皇帝即位首拜
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王文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
疚以安國便民為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
素忌刻謀謨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
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詔卿
此行謂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

蠲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為世祖新即大位
國家經費為數不貲且素無積儲何所供億公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十
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
思見德化之成明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
司綜務鉅細畢舉公之力居多三年阿哈瑪特領中書左
右部總司財賦每事欲專輒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議
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理

也且財賦一事耳若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莅之乎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哈瑪特語遂塞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中興羗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士為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吏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羗人始遣子弟讀書土俗為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萬餘頃民迄今賴之三年還朝諸勢家告有戶數千當役屬為私奴朝議久不決公言奴與良法當以已未戶帳為斷若已籍

為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無為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為法五年春淄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眾逮繫百餘人事聞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為所誑誘殺首惡三數人足矣右丞相安圖是其言命公與斷事官巴哈荏決于濟南既至尸三人于市餘竝釋去人以為死而復生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農敦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年功力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例

過天下奏開籍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
子學以魯齋許公衡為祭酒選貴胄子弟教養之所成
就人材為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為時望達于
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阿哈瑪特當國權民鐵為
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叛立宣慰司行戶部于東平大名
不與民事惟印楮幣是務諸路轉運司怙勢作威害民干
政莫敢誰何公屢于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
之彼怒其沮已數欲中傷賴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

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阿哈瑪特威權日熾恣為不法慮
臺憲發其奸奏罷諸道提刑按察使以撼內臺居數日
公奏復之自知為奸臣所忌不辭去未已也亟請避位明
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世祖以大明歷歲
久寢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王恂同知太史院事郭守
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故有是拜歷成賜名曰授時
頒行天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
練將士而優恤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薨于京師

私第之正寢實二十年三月壬申也享年六十有七階
至資政大夫今上皇帝御極追念舊德特勅有司議頒
恤典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謚忠宣公夫人劉氏封襄國
夫人夫人前邢州節度使劉侯之女姿淑善事姑至孝
衣裳必躬親之公既貴顯夫人常服不過縑素子女雖
甚鍾愛每飯蔬食服補綴之衣常語人曰童心易以驕
縱當預之以儉克宋之初詔頒廷臣白金器皿輒遣分
遺親族尤喜周卹孤貧恭勤逮下僮僕皆感恩惠迨公

之薨家無餘貲曰吾家素尚清白有書數匱傳之子孫
萬金不博也其治家教子之賢類此襄國生二子長
曰晏初侍裕宗于東宮為府正司丞世祖思功臣子孫
選充刑部郎中遷吏部郎中大司農丞元貞改元今上
時時召見命講經史特授集賢侍讀學士叅議樞密院
事陞集賢學士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次曰杲武備寺
丞女五人長適知深州事許善慶次適侍衛親軍副都
指揮使董士亨次適秘書少監劉廙次適集賢照磨李

吉次適典瑞大監董士恭公先娶李氏早卒生一女適
主簿喬淵側室一子曰昇一女適劉槃初大理之役我師至
其域下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夕遁去世祖怒欲
屠之公入言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非民之罪世祖
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筭漢鄂之役王師方啓行公
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
曰保為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諸將分道竝進各遣儒
士相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

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于不可嗜殺等數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公為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于天性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為己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失當得無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己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且人臣以薦賢為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善一時聞人敷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及當官論事守正

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于為苟一事可行一善可舉如梗茹在胃必欲快吐而後已若農事若鈔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已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敵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各晚歲篤于義理之學摳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寵貴自奉若寒士門無閹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謙晚至京師朝廷時有會議嘗忝從先

生長者後及見直言正色不畏強禦今已矣若公者豈可復得哉銘曰

泰道方隆萬物棟通乾龍將翔滂其雲從維我皇元肇開五葉羣賢彙征翼扶大業公由逢掖徵詣公車平昔所聞逢時樂據大理之行武昌之役賴公一言民免鋒鏑中統之治至元之隆公居政府匡輔有功饗餐擅權害民蠹國奮義直前發其姦慝如炭與冰則不可同退居散地不忘公忠見善必聞有謀斯告聖恩天大愧無

以報舉賢達能初非市恩一時桃李盡在公門農桑學校相繼具舉富庶而教先後有序澤民夙心經國遠圖天不假年有銜莫祛公今已矣公猶不死事業卓然載之信史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盧 摯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既歿其徒相與號靜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業儒不仕以

淑其里竭休溢慶廼發于公壬辰之變靜直君沅寓燕
趙間公年十餘沈塞靜重狀貌魁竒精敏有志趣盡力
子職及其為學晝或忘鋪通夕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
輟劬勤如此凡五六年剗掄摩磊砢而直廉凜而輝
涵積揉累日殊月異擷芳雋腴充而足之沂源洙泗以
肩周程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為己任山峙川駛
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
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張蔡公柔

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為賓友公一謝絕世祖在潛卽羅致異雋挹其聞望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追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梁若所陳也帝喜踰所聞疑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据古義劇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己未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世祖總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唯

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于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圉鄂守將賈似道賊遽請和屬憲廟昇遐王師言還明年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賜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瑄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

蟻以款兵館留真州藉為口實公荅書弭兵息民通好
兩國實出聖衷日喻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
知今啓釁自擅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
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
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
不可怵于愧數也捷鑄館所墜垣梲棘驛吏訶閤夜士
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于囚
羈戚嗟无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卿顧望不前將命之

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巴延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鄉附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塗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彰異睹隱其瘁于厓事也詔治疾于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公之使

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
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
似道竊却敵為功取宰相畏公露其丐盟幸免之跡遂
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真館十有
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
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
機發禍敗曹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阮會其患難不
渝始終名節儻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

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
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
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于己者雖細惠必報
然偉特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薰良猶姦題帖無貸
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為己墮竒擯既處幽所日以立言
載道為務撰續後漢書絀丕儕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
之失著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
觀政要刪注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于辭以理為

主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于斯術者不

既多乎捐累適已入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祇修螽

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學行

治擢賓侍從今為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二人皆

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徙公之厝兆孟州河陽

縣某鄉某里卜協則次公生平事來謂摯曰先子葬有

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詒遠者銘猶無刻也

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有勞烈于國叙德

暴庸及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揜者名聲昭徹
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
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為振轂鄒魯駭
乘濂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瀦孰植其滋孰分
孰敷孰煦孰吹有碩其居賓我能戲聖潛于藩髦選無
遺裾曳冠魏憲言祁祁躍淵天飛鱗爪雲達迺睠南顧
迺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淮夷夷速其顛公凜乎危削

槩操觚榮觀幽羈刪述昉分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
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事為國著龜清廟宗彛
不既厥施不既厥施輿論嗟嘻烝烝嗣慶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
顯誌之

元文類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二萬一百四十二

元文類卷五十九

元 蘓天爵 編

神道碑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姚 燧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為大燕三日曉近
臣曰已延兵東下阿爾哈雅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荆蜀
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城為應根本斯蹶孰謂

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
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為北庭書昔魯爾干希達所生阿
拉克實喇為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卿為阿里
烏魯謬齊嫡近伊克恰集賽安班平章求之億萬維臣之
中降是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溫崇功祿德
匪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鐵
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即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微
時侍燕惟席地坐後特置榻班諸侯王阿薩哈下賜之

金壘曰埃至而省必合樂鼓某曲飲是他雜以青白縹
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
鵲凡所以侈服貴近用娛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哉
公北庭人妣夫人圖沁呼圖克化胞生剖而出公考阿
薩爾哈齋弗善也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公幼聰穎
而辯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勲國家何至與細
民勤力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
為舅氏實喇岱達拉哈所異歎曰而家門戶其由子大

及從事大將布琳濟達俾其子故中書右丞相呼魯
已哈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大帝潛藩已未
從濟江帝射虎未殪公捨馬而徒挺矛春殺之攻鄂先
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項帝勇之賜銀為兩半
百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使
求之皆為大蛇奇獸所懼莫至最後遣至其所無所見
竟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闡察爾
嘗有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

而決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為中書省郎中褒
曰久侍禁庭已著勞蹟至元改元加朝請大夫參議中
書省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宜為心不憚權相而阿其所
志人有小疵必白帝前衆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
南京河南大名順德洛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
始罷世侯而易置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
凡鳥獸皮角筋羽悉徵輸官尋領諸路鷹師獵戶再兼
中都路僉事又明年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

明年改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極為策襄陽吾故物由棄

弗戍使宋得竊築為疆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

大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

行中書省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為同僉凡襄鄧唐

申裕在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

戶賦寡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

平章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

武公天澤來蒞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

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興事
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今平章范
文虎於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為尚書拜中奉大夫參
知河南等路行尚書省事又明年兼漢軍都元帥分將
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尚書復以為河南等路行中書省
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
萬山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適相當貴獨以餘衆入城
水暴漲慮貴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篝岸積薪樵貴果

結戰艦為陣宵遁盡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櫃門
闕又明年遂請以西域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
襄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軍禦
我數年今鳥飛路絕帝實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
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
二月也詔公偕以入覲真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
夫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
民為兵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圖巴延一人將之南伐

宋社必墟制皆從之故太傅已延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珠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武疾還敵率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為城橫鐵絙鑱戰艦江中巢礮彌弩遏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施舟入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

割趙腦膚撓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翟貴
逆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
陳漢口水軍千戶馬成為導己未濟江由沙蕪口塗入
江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
王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
無有奪菜秉耜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晚檄下
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既東分四萬人戍鄂洛公留
後尋進官榮祿大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

移師江陵而荆閩安撫高世傑將艤艫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為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誓曰自今功者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取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禔孫辭疾高節度達出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門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掣發詔故

平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歸棄江陵
市襪孫徵至京師死猶沒入其妻子還公子鄂移兵長
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滉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
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以活
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
以樹梯衝礮鐵填石心臺百日中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
急申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
後也自令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衄者定

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謀諸將曰國家為制城拔必
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大帝諭已延
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檄柳
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
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闕敗馬
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畧馬暨不下凡攻
三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憂非長沙匹民性驚囂
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綏徠具坑

之市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象潯藤梧貴昭融賓
宜賀化高容欽審為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特為州三
特磨儂士貴南丹收莫大秀皆請內屬乃插全之湘水
三十六所以通遞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司靜江
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啗人以爵規復其舊
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
大或集衆數萬小方千數在在為羣與江之北黃蘄相
煽以動皆削平之偽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

之且畧地海外無為賊巢遇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
乘馬蹄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偽安撫趙
與珞已戍海南向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
與珞并獲偽使冉安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寧萬
安吉陽聞偽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畧會衛王
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兒入覲置宣慰
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
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左丞相再月而疾敕尚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
歸即與夫人訣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
享年六十葬都城西高粱河公元配特默帝旣才公敕陳
毫穎元帥郝謙女為亞妃前卒敕復以其妹為繼自陳
三召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為加輓服白金為兩二千五
百男六人特默生故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哈
斯哈雅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虎
符監兩淮軍格濟格繼郝生輔國上將軍湖南道宣

慰使虎符監潭州軍賜玉帶一品服華善如夫人者蕭
生巴圖爾哈雅阿濟蘇哈雅腰生圖魯默色哈雅女五
人一適故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策喇實巴勒
一適承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嘉努一適中書省斷事官
嚕斯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伯淵一適傳詔
布延男孫三人蘇爾約蘇哈雅呼圖哈雅噶達爾哈雅
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庫哩濟蘓子博囉一適
監平陽太原軍子達實餘幼後公薨十四年今正奉輔

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書與御筆及公平生行實
請燧曰微是為銘嗚呼兄弟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職
責已塞矣嘗讀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
必善終未嘗不興慨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為奇貨
思圖形丹青垂譽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
下方戍淮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
江捷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邪
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

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其時將相雖睦後塵
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
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河南各四凡五十八
自餘洞夷山獠荷殫被毳大主小酋綦錯輻列連數千
里受縻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
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戎
麾與所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固岱阿拉罕平章十
二鄂魯齊呼圖特穆爾阿里史格呂文煥特穆爾

巴哈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索
索多完顏諾海烏哲超爾雅爾烏左丞四塔奇呼唐古岱劉
深趙修已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伊克何瑋張鼎樊揖朱國
寶張榮實囊嘉特烏瑪喇博囉哈達高達馬應龍雲從
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
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畝取三
升戶調歲惟四兩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
名徵後征海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之一佐

軍時以為虐今較江浙諸省槩增倍蓰獨西南賴以輕
平其境館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潭柳雷岳公安
興安皆一而嚴關與全獨二銘曰疇曰江漢南北之限
天裂幅員可恃為捍天混皇輿其險則那古以求之同
軌不多秦漢茲降吳平於晉陳兼於隋矧趙遺胄曜靈
生東有炎朱光燭火之微宜爾滅藏於皇大帝神武不
世行所霽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自將大師鵬舫浮江
亦既越之歸正丹宸羣策明試加兵襄陽五稔克止公

曰乘勝籍民授兵將以大臣南國用平帝曰俞哉惟爾
協朕假爾以鉞誅彼干禁大師克鄂鼓行而東四萬其
徒留後畀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待敵伺先孰與進取
自鄂而岳自岳而荆長沙桂林皆薊以兵餘州數十雖
定傳檄勢讐言綏心亦孔棘又鋤武庚于海之南左右
皇子交州是戡疇知公勞大帝簡在衣裘禽集靡有遺
賚不事故常隨其奎章捷捷翩翩龍騰鳳翔又錫金壘
合樂而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若未然丞相是崇與

太傅公同贊元功甲子二終玄閭是宅壽止名垂晰晰
竹帛北方諸流所生維河九里漸濡尚其餘波宜公有
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虞賞克延世其北居庸盧溝在西
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平章政事莽果公神道碑

姚燧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柱
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昆都
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巴圖及行河南省參知

政事頗森特穆爾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三宿墳
莽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
鑱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示遺胄於無窮敢屬子筆
燧以與憲副聯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莽果氏
諱博羅歡鄂納達勒公之曾孫察木哈克公之孫蘓嚕呼圖
公之子始鄂約達勒與兄烏頁俱事太祖時達春盛彊烏
頁謀往歸之鄂約達勒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為是竟去追
之不復而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

留何為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
矢帝感其誠易名色辰約為諧達蓋明炳幾先與友同
死生之稱帝後與王汗陳於哈喇章彼衆我寡較烏嚕
一軍先發其將卓齊特玩鞭馬鬣不應色辰請曰戰猶
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為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臣萬
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捕
猶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為殿腦中流矢帝傷之
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為傅藥寢與同帳踰

月而卒帝曰曩錫里濟為敵將實禦色辰其以錫里
濟民百戶屬色辰之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
完之即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蒙格為郡王又俾貴
臣呼圖克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
家封郡王歸奏帝問蒙格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
次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
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為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為諸侯者
民異其編烏嚕爭之蒙格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於

臣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鬣事邪後諸侯王與十功臣
既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
于朝公年十六為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額
埒布格功賜其軍驃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
宿衛曉近臣曰是勲閭諸孫從其出入禁闥無輒誰何
李壇反詔將蒙古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州賊平決獄
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和克齊為其省臣布
哈台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

人皆不當旨丞相錫津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
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
恃卿求皇子死尚書拜托和爾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
事是否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
地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布哈台遣人負
金六簋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不安其
心將懼而變乃好為語遣之既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
獄得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錫津曰卿舉得人賜兼

金為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角惟莽果以時夥於常
歲帝曰其報賜之自今凡莽果事無大細如札拉爾事
統安圖者悉統於博囉歡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
軍都指揮使虎符大都則轉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
年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為兩制
曰其右受已延阿珠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曰如
伯奇克里默色朕不責也俄受薰淮東都元帥軍于下
邵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與泗州昭信

淮安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可頓大兵為疑海
州東海石秋違此數百里其守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
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
隨下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既
降而淮東諸州猶城守如故太傅巴延入覲還密詔公進
兵拔淮安南堡戰白馬頭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
小河達漕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
李庭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冑弓矢

鞍勒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
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珠爾噶台於應昌賜玉鞶帶幣
帛與博囉歡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既至召
還會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為軍
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
一與正同已行矣公已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
今有司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
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為貪虐斬伐平民妄其

婦女索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輿疾入帝
視其色瘁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通常德入朔唐
古岱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救斬以徇於是軍皆罷
之十六年哈喇斯博羅斯鄂喇昆索隆噶皆強宗也勢
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往凡居是三年十八年
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仰哺行省者十數萬人
自陝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
餘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

賊不敢窺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皆生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納新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莽果烏魯扎拉爾鴻吉哩伊奇喇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裒耗彼亦裒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

責徵兵五侯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
征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
納新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布岱戰淫雨不
止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
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塔布岱斬和
倫輩後與阿爾婁太師力戰誅之賜銀為兩四百五十
幣帛各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坦復叛公再請往詔與
諸侯王奈曼岱討之公徃於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

至止從三騎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
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
遂北極於東海之壖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道
達於陣凡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
賊平勅一妃賜奈曼岱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東
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間公汝家是器幾何槃帶
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
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

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於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
器五百兩廿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為行中書省求可首
是省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淮鹽為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公至如額
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特穆爾告廉訪使胡某不戢
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勅置巡屋器械於村又周劉光店
為牆四其門扃鑰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杖而徙戍
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

羣連郊垌不思佐國無以為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
驟馬十有八疋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遄灘連歲不絕或
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為佃民自蔽公奏正之仍著為
令河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潴為
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二年遷公平
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為河南入覲奏蒙古一軍戍北歲
久衣率故敝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斤積四千
斤盡輸內帑易為匹帛分賚諸軍上以為善教遞車

送達軍中賜銀為兩百五十幣帛三陞辭之日上諭之
曰卿今白鬚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
喇真宣政院使達實密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為兩
右則屬之巴延阿珠左屬之博囉歡今巴延阿珠皆有
田民而博囉歡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耻自白
耶其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
中下率之上一下中下各二及園背銀倚比再至汴踰
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宮者旬月皆出之大德

之元叛王伊瑪和爾烏魯巴哈來歸公遣使駟聞始是諸王
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馬來歸宜棄前惡以
勸未至上曰是秦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金鞍勒至
汝寧合福建省於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帶夏旱隨禱而雨杭之
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大為釀務高其估而專其利酒日
醕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富蓄凌轅府縣肆為姦利
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

隄海之石墻其私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為右丞四為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為憂視轉聞

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與之朝夕焉雖風雪駁瘵
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饑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恤
必致冠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真凜凜有曾考風上尤
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橐鞬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
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鶻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鶻
觜爪如玉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韝以卿世臣
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地平行而
遠且多陂澤鵝鸛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昭代春秋

菟田之盛不敢萌啓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氏生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囉公於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談祖宗故寔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巴拜次適色徹肯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旺札勒次適國王弟布哱齊次適伊徹察喇太師弟穆爾圖次適山東宣慰使必咱雅幼在室銘曰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一其中斷矢漚告

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

兵之長無矢不王由賊叩輪懋功是創帝側其心百俘

償死顧成嘉止既王其子追分茅土帝自等差國以泰

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季勤勸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

勲閔遺苗帝植以培而獨於公嘗譽其材聽於禁闈無

止出入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害靡干承命即

往奚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甌閩炎陬金山遐徼

聞有艱虞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

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今聖賚予優優良駟天閑
豪集御韝橐韉介冑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丘皇
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曾考實成其始遺厥大艱畀之
神孫神武世祖闢乾翁坤考其皇輿南北猶判孰是浙
右羸鬼歆裸大興師征截葉百城罔不簞壺竭蹶義聲
傳其國都孱王銜壁蕞爾淮東諸州猶壁詔公進攻盪
殲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
之孫宜際斯會益封桂陽江嶺外內於乃先烈克光

以大嘗聞古先誓侯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
孫國泰山下權輿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燧

公楊珠濟達氏諱徹爾曾祖塔沁初將突騎百夫宿衛
從太宗戡定中夏又薊平宋彭義斌倣擾山東太宗分
土功臣由徐邳再剗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祖諾
海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力疾戰死考珠
爾噶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月

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富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
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傳六
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畧兼人恒以
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
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
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
情細微數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
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過人識言音喧嘩一寂跳梁既

平為奏兵餘之民艱窶剥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寒饑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帝心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遺逸於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為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僧格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為平章後為丞相凡昔盜殺臣為領部為制國用使為尚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為中書失徵殺其二

相大為計局鉤考豪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
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隣追繫收
坐岸獄充枓榜掠百至或闕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
不堪命自經裁與瘐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貴
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奸賊帝初未然
蓋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為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
左右批其頰辯不為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
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

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將衛介百人控鷓倍之
人籍其家得金寶行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
罪既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
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瑪喇默呼實都王濟等家
併僧格之姻鄂省約蘓穆爾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
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為帝所嘉帝怒御史臺臣不善瘴惡
坐觀致此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惟命江
浙平章夙有怨於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

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賊

終未入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悞裂卷為兩縫留半

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為宰相持半印案以訟

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明日拜御

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賜為

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盜積

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蹂禾稼

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盡則合圍山

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為乃豐酒肉
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
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彼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
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
相率以出其渠歐狗日浸南犇大兵隨之偷生隲中其
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截自是方三千里柝鼓
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
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

庭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
召其都事賈均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
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為御史者肆為苛虐惟急徵賦
以多為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
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為得
職風紀大體微意柏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
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
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為圍田以故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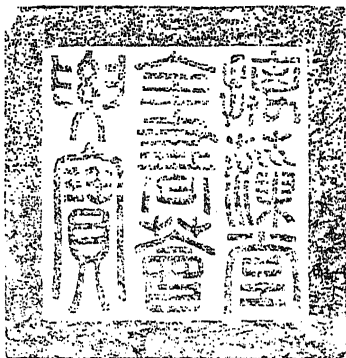
漫漫灌沮如廣遠民不可稍公發卒數萬浚決捷石堤
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
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專
力一心燮和庶政希致隆平繞一暑寒責異已相曰方
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見汝敗國以喪元也
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之士在野之
民齎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矧鉅臣哉
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

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為仁不富之實官
給轎車始克歸塋于徐邳岨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
晝人則以為公之營魄結為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既貴
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
三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謚忠肅於戲今聖不忘哀而
崇之所以為人臣下賁幽墟可謂竭盡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於公光

嶽氣鍾娘是元臣宣億所同幼敦詩書聞開見益甫踰
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勤不懈
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彌憑怒安卹大沃宸聰
盡殲孔壬干福平章百其贈金汀漳風盜知公來臨投
其戈斯耕鑿謳吟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
之亞俾行南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
杭先民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歲餘
策右已相阿中速辜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救時

望失將窆徐方岨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彰嗟茲
九土奠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為襟其帶伊何淮流在
南今其疆理感乎古始河蓄彭城其水瀾瀾初公曾祖
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公德之令哀蚤
存

元文類卷五十九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應先烈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集部

元文類

卷六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_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四十三

元文類卷六十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姚 燧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
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
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

興定進士第由傳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
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
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修積官中大夫其德其
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為太常臣
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大夫習於禮者名行
秘書盡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
公通祥寶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
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

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
未曾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
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
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滿屨
橫經入問為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
日延海內縉紳及秦中者馳書交譽知之庸者求觀其
文侈其肆博以為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
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為章句

儒而止志於用世反復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

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

者果為不可興行於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

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

旦帥三軍為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

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

朱子集註章句四書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書

而推其意歎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

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
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為一
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
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
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
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
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
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詡于言為喪中大夫絕口水

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人之法為具不足稱
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殯疏衰餐粥悲憂為疾杖始
能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大夫
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司徒東
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陷三輔士夫知由禮制
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
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
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圖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

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
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
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丞相第令國
王和圖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為誰從何
師學子有幾人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
賜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
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
百十為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

言頗秘侍講圖克坦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煬帝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焉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

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
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
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
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厯太史王恂總算同知郭
守敬推測司徒明厯理或言公嘗推厯終一甲子而得
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眚古無是之多也十
六年名公著厯義十七年授時厯成奏曰黃帝迎日推
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

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偽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建厯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譏其守一元不與天相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厯廢厯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以取候視之無室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晷使不失於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為

歲積歲為世必於厯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
弊且可上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
合謂之合朔漢太初厯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
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
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
劉焯為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厯貞觀竟改從平
朔李淳風造麟德厯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
又為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厯以為四大三小

何害今授時歷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
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
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
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太中大夫兼
太史院事明年以徙家得請歸又明年儲皇俾靈臺郎
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不可以公為識治
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為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
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

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
賓問之忽長太息曰有是哉國衰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
徐又曰誠哉後三日顧謂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
月二十有五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
為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則公
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欒誌其墓曰朱文
公集周程諸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
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真知

實踐主乎敬義表裡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
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
誠知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
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
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於心
之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麴之言同其
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年入見
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

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為
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鉉謂不得君知名而名既知則溫
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
入見坐語聞辭則留之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
召司徒十名公八名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
迭為循牆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遙遠不可
以已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
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篚之吏求售於時其

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為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藁高祖妣齊氏曾祖妣皆紀氏妣冠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胄也宙今令京兆蒲城宏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密院祿傅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

曾幼姆銘曰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為責已厚
公於明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
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
宗之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節令聞之言已徹宸
黷東帛戔戔責及林藪丹宸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
倅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求
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厯義羣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
誰某凡是大政無不可否公拜稽首漉膽悉剖丹宸曰

噫惟茲儲后端本萬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今識治黃耆
惟汝為可股肱元首公益抗章臣蚤衰朽養安踰紀僅
止中壽歸從先藏奉政之阜止所有碑無我樵撫垂詩
千齡以告爾後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姚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
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仁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
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恥當時明

哲保身以薨帝為震悼賻楮泉為千者千五百閔惟子
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
郎中皆異數也既沒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
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讀裕宗言之成宗贈謚榮祿大
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謚仍其舊又推恩再世
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錡銀青榮祿
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

人惟姚氏為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
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
唐六鎮節度使勅生金吾將軍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
之使遼見留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宏化翊亮功
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
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文生給
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
軍虔州節度使景祥生太子洗馬企華生金東上閣門

使金州團練使玠生閤門祇候武德將軍伶生武德將

軍護嘉令錡生安遠大將軍虔陽安化丞淵後更仲宏

生公及弟楨格公自稚弱一力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

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

窗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遽闕中康懿公錄事

判官於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

書困休於樹宿止於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无

嘉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雅折行位與之游

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王佐之畧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為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窗外嘆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然宜掾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餽糧為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邱真人教汝軍中

惟救人無殺吾掾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
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
年兄稱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
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
道釋醫卜酒工樂人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阮之大
將幕竹林間公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令乃
蹙數人逃入竹中潛歸其營匿嚴候軍中纔脫死數十
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而髯不

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
公為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為文數十篇以九族殫
殘不欲壯與公訣誓死公留宿帳中既覺月皓而盈惟
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裔脫屣被髮仰天而
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
可傳緒百世保吾而非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夫子
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
茲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郎中伊囉幹齊行臺于燕

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以培充入媚以公幕長必分
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置
檀簾間遣人追及與之遂携家來輝壑荒雲門冀田數
百畝修二水輪築茅為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
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
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適世而
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吾
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

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鄉尚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
蔡傳春秋胡傳皆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
揚古為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
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
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
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
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
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

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為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托克托呼故平章趙璧駟至彰德恐公避逃托克托呼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為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伊囉幹齊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惟不

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
神聖才不世出虛已受言可大有為感以一介見信之
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馳驅宣力盡其平生所學敷心
瀝膽為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
叙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
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為條三十
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
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

出班俸祿則賦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
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邱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
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
竇可得而舉刺閭閻徵歛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駟傳則
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才
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媿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
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且免習工技者
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饑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

營往復之擾攘凋匱之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
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停債負則賈胡不得
以子為母如犂羊犂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
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利便以塞
倖途杜告訐以絕訟源各疏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
細大不遺文不具述上竒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
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故丞相呼圖格爾故右丞
布哈拉丹令司徒瑪努為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

言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齊拉衮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為張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見奪不若惟守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

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
棗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
盡於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漢軍將惟
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
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
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
田經畧司於汴西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閭犄角東
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

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江義武公戍利州劉忠惠公赫瑪於成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因糧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沔池轉粟入利其年大封同姓敕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從無常土薄水淺鴻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羣下公為陳宋祖遣曹彬

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
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
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
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大
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中
書為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
和浹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
恐廢汝學令遣竇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許

不殺掠大軍經吐蕃刊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
彼以為誑磔其尸於樹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見
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收飭公盡裂素帛為幟書止
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
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餌水中遣漁者
網之無得也俾公為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
與及歸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行則牽之襟穀
數升時搖木盂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為冰梯惟

旄牛負橐以從徒步經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始免
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
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歲丙
辰公入見或譏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拉克岱爾大為勾
考置局關中惟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
百四千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
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耳
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是邸妃主以行為久居

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
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
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二百
乘傳棄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尊前
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泣然上亦泣
下竟不令有所白而上敕罷關西鈞考廢行部安撫
經畧宣撫都漕諸司帝親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
跪指瀕江州郡津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

入歲己未秋及江而憲廟崩渝問至上猶濟江駐兵結
層樓蒙以皋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
諮謀軍中比為王猛城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
聞叛王將為非覬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
帝即大位以王文統為平章盡出藩府舊臣立十道宣
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為強橫難制乃以公為東平至居
庸北制下受命即南或勸無行當入覲陞辭公曰文統
新當國彼將以我為奪其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

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
后留燕遣使召公免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瑪
圖塔爾為丞相惟專從衛宮間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
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中書
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
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為訟及帝潛藩時曰
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
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

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
宣撫東平嘗閱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
凡庶等版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
經而學夫禮乞實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
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亦善士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
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
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
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

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修內治外敦本抑末於兵衛
又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
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
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
以禦外侮漢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彊三萬燕京
東西分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
中書議事講定條格帝勉諭曰姚樞辭避臺司朕甚嘉
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尚

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
之帝深嘉納復詔中書右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已
延翰林學士承旨和爾郭斯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
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考遂行其
間一二可增損者記錄以聞李璫名其質子彥簡竊歸
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璫乘吾北征之釁留
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
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

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
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為所壓抑者伏
闕羣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叛逆帝曰
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
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
數千言亦發其必為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
相叅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恚
忌訟商公為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

良弼為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畧疑為文統流亞
械繫於獄會遣阿托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
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
公又入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調事關中恐後事會寧
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
是為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
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
出省臣奏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

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黜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國如荊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畧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求母故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續承大統即用

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
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負債民安賦役府庫
粗實倉廩粗充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
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
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息聖怒答天心結
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
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
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以

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此有餘邇者伏聞
聰聰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
既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
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恚為釋五
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八
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問
其事宜公對呂文煥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券軍
縱還熟券徙之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求大

將非中書右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不可七月左丞相巴延陞辭付敕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則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能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下鄂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存之令久帝制南國邪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巴延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我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

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閩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
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已延濟
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
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
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
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邱墟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
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
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

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是用
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輔已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
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
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
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
仰帕首腰刀必倡為亂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
雖非勁軍壁山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
又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

又鹽鐵酒酤權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酤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評定禮儀采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間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糜穀之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

宜悉禁絕之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跪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維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邪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為位祭其家終喪時孤侄燧仕安西燉僉淮西提刑煒獨舉其柩藁葬京城東南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徙塋卜於西洛金門山祖塋別兆於釋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宏而仁慈恭敏而勤儉理生

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
怒胷中憂患之來不見言色魏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
人莫可及在京晚屢輟祿雖奉朝請假質券劑盈束視
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使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即
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公
獨遺門牆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材烏
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恩乎他善衆
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

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為先雖戴惠文身為
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厠士列
者往往多然故中書左丞之制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
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土士夫不知為廟作主
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
西南夷為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
當世祖淵寵規一幅員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
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

書丞相安圖同知樞密巴延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諮謀
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
燼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
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
其身不終所事於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祜今焉
不效於公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
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
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

皆祔煒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人忠厚清慎有

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娣完顏出娣卒娣繼皆嫁

為開府忠武公中子紀淮東肅政廉訪使妻皆卒孫尚

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

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

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至俚而

撫其實焉耳矣銘曰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啟

莫匪臣舜察邇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

世祖方龍躍淵載輦徵車遐蒐逸賢即輝起之爰置左
右授太子經事靡不扣公感一介盡其生平所學與知
傾數悃誠書首八事修身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
以三十條救弊之方施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
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過劉上曰
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于時已
兆移兵戍邊首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畧
秦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一

出為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蹶帝遙其歸大統
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袞用章公拜稽
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為大農尋拜左丞
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既平諮謀新國昭文禁林必
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其生沒為法程謚以諱名既又
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
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元文類卷六十